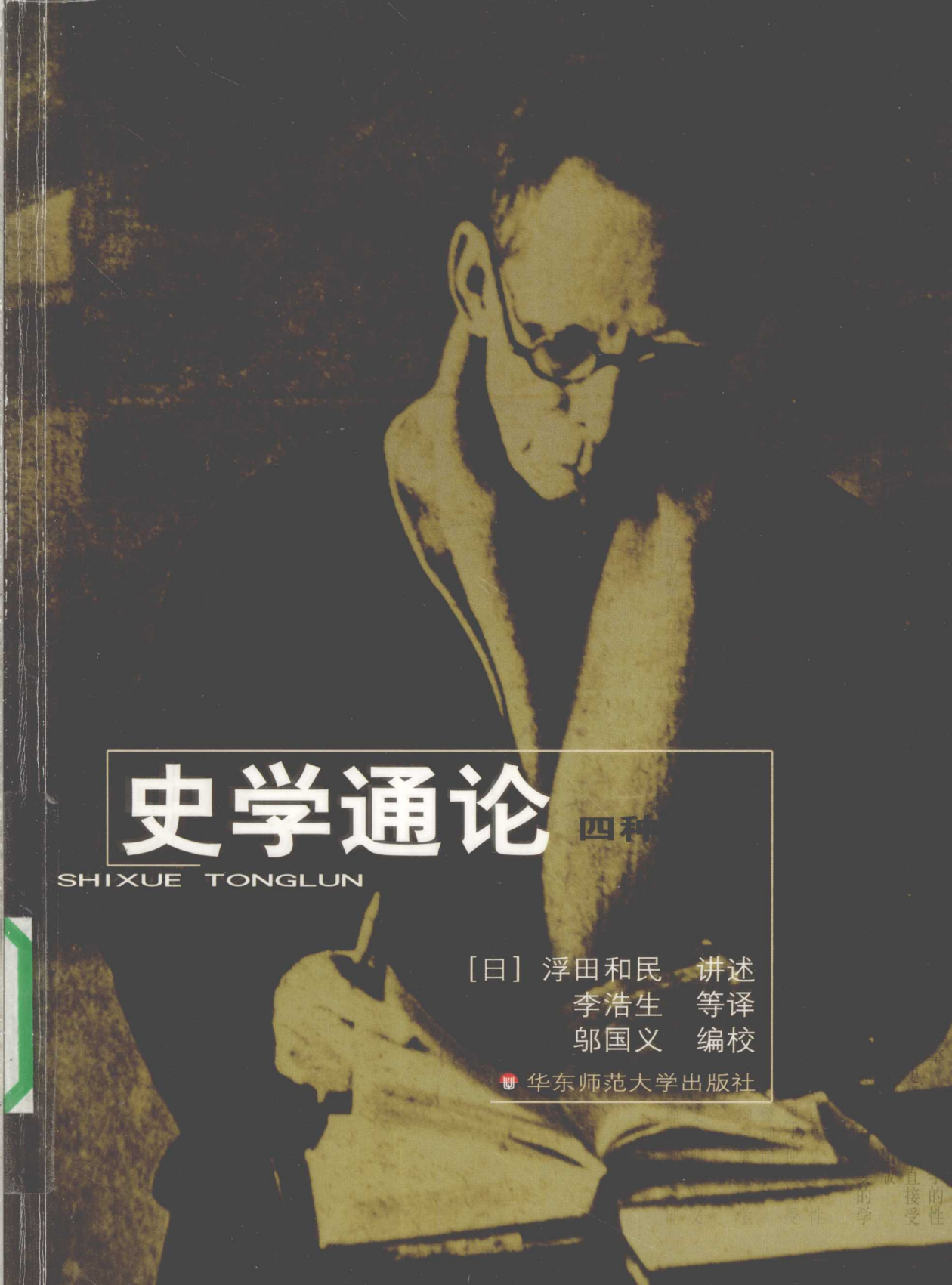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史学通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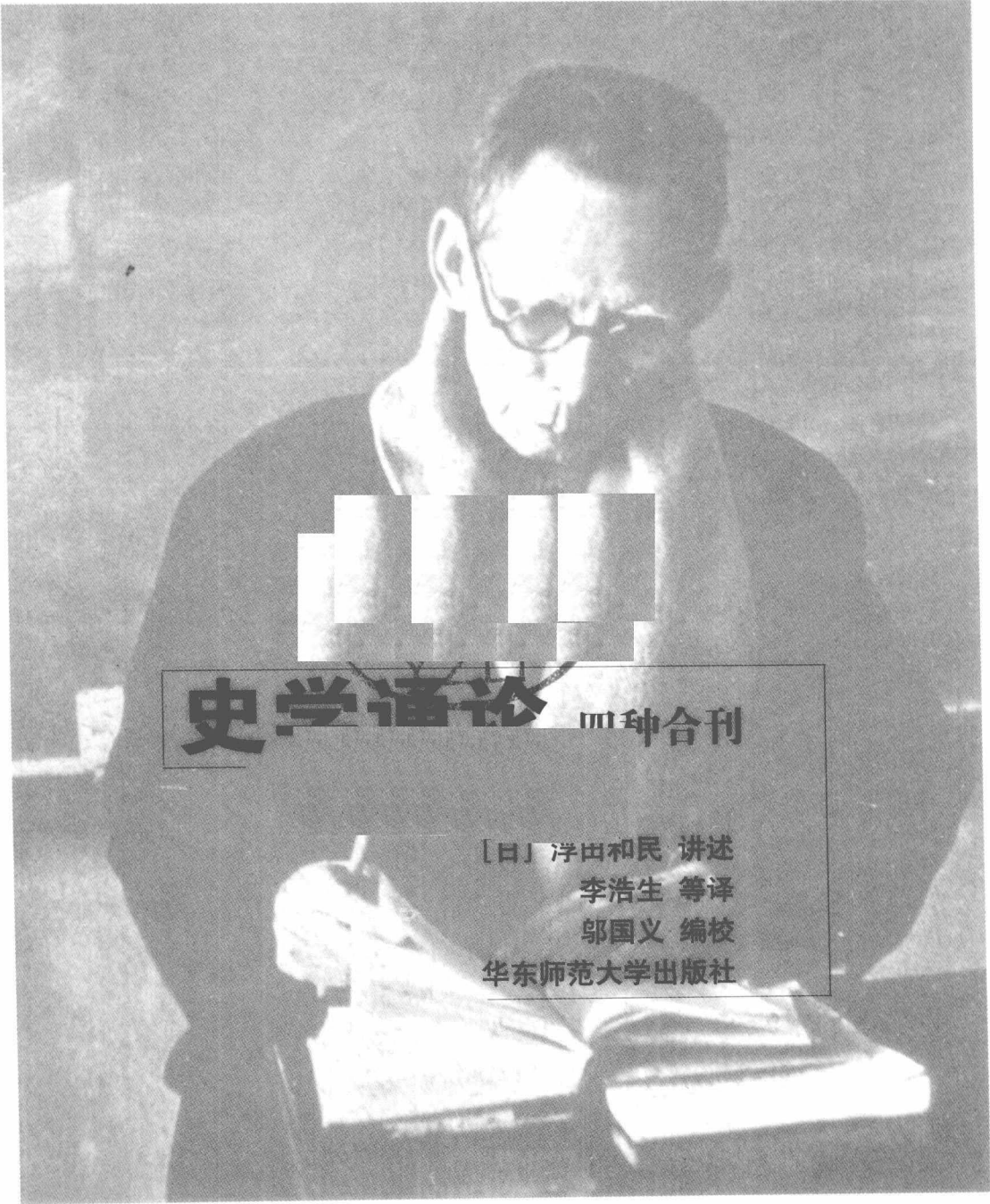
四种

SHIXUE TONGLUN

[日] 浮田和民 讲述
李浩生 等译
邬国义 编校

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的性
直接受
的学



史学诸论

四种合刊

【日】浮田和民 讲述

李浩生 等译

邬国义 编校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学通论四种合刊/(日)浮田和民讲述;李浩生等译;邬国义编校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.9
ISBN 978-7-5617-5015-5

I. 史... II. ①浮... ②李... ③邬... III. 史学—研究—西方国家—近代 IV. K0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9581 号

史学通论四种合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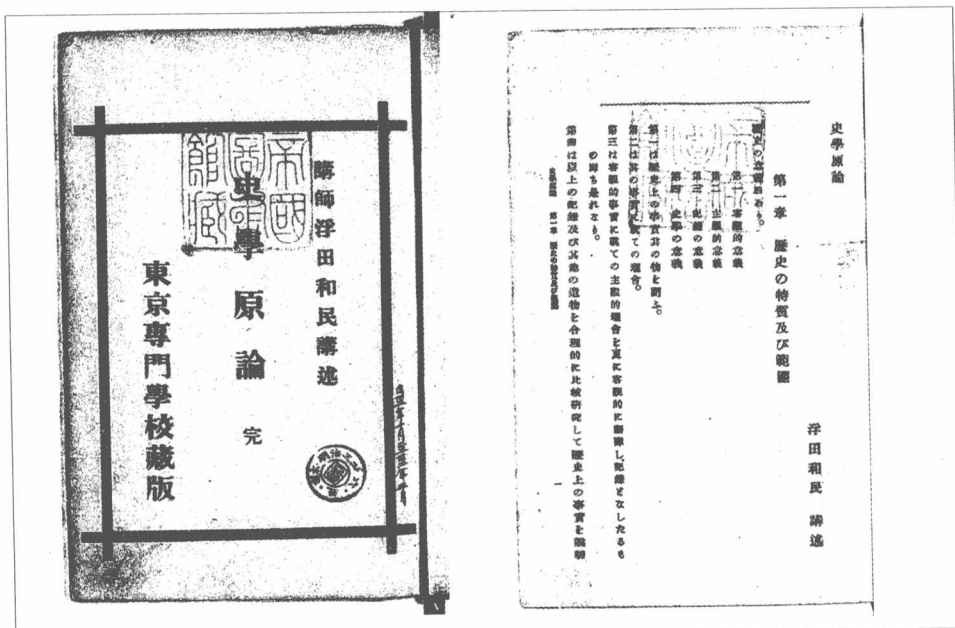
讲 述 浮田和民
译 者 李浩生等
编 校 邬国义
文字编辑 洪 煜
责任校对 王丽平 邱红穗
版式设计 蒋 克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电 话 021-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 www.hdsdbook.com.cn
市 场 部 传真 021-62860410 021-62602316
邮购零售 电话 021-62869887 021-543401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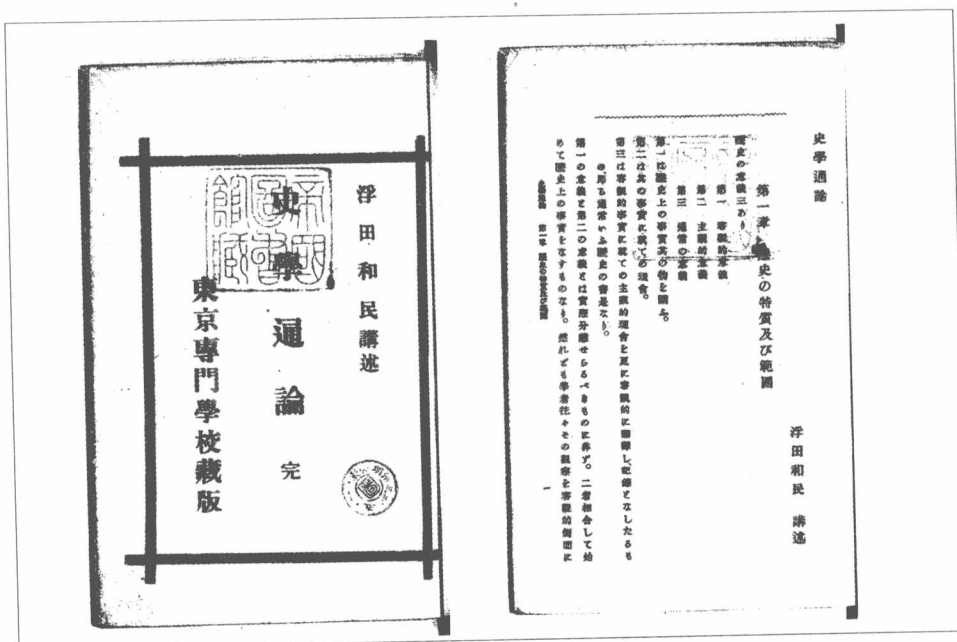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
印 张 19.5
字 数 346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次
印 数 5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5015-5/K·279
定 价 3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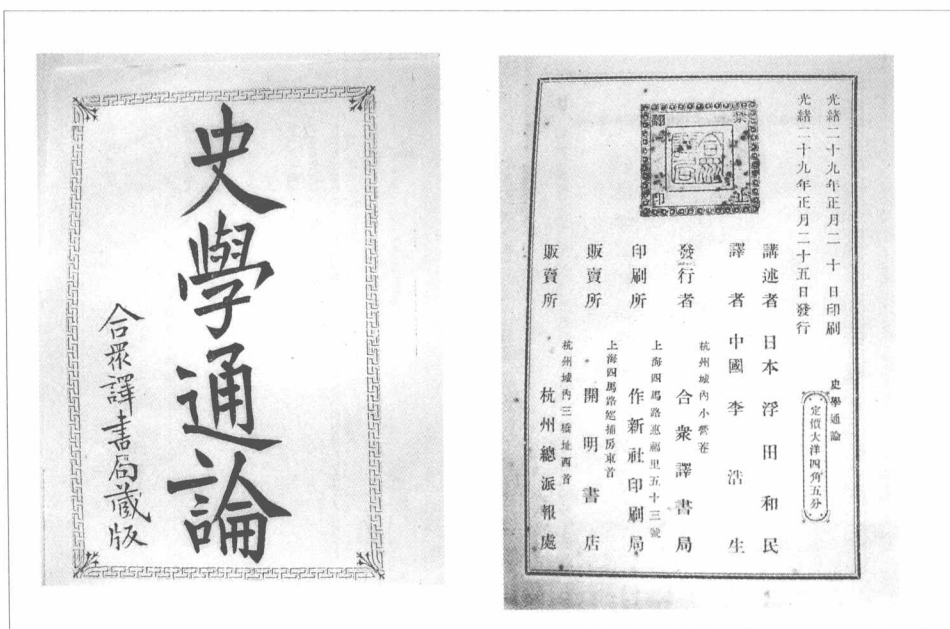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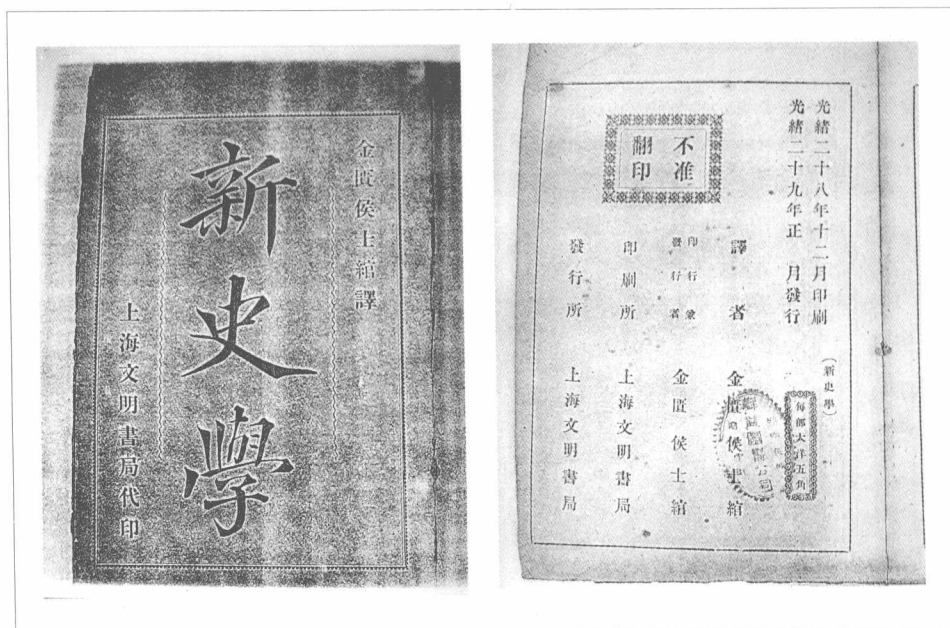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史学原论》（日本国会图书馆藏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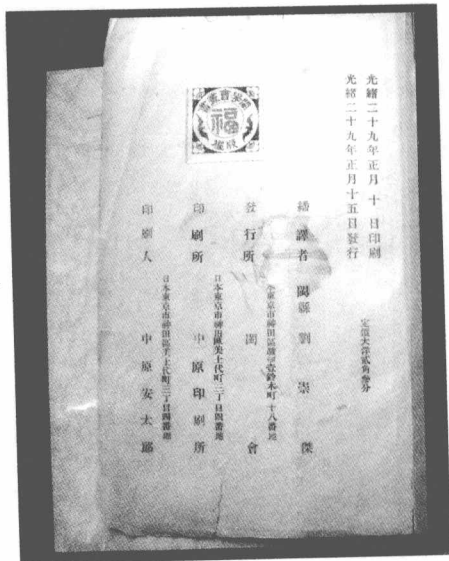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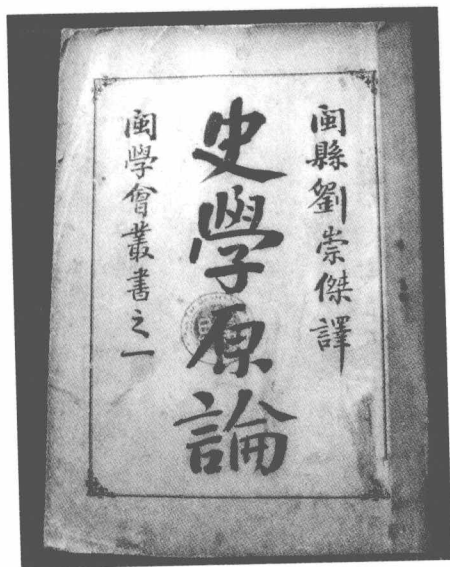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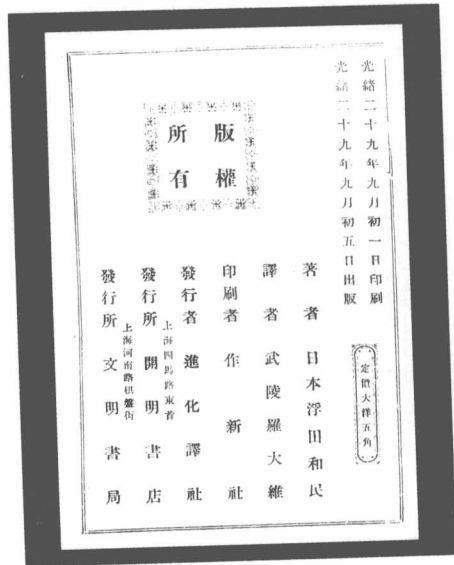
《史學通論》封面、版權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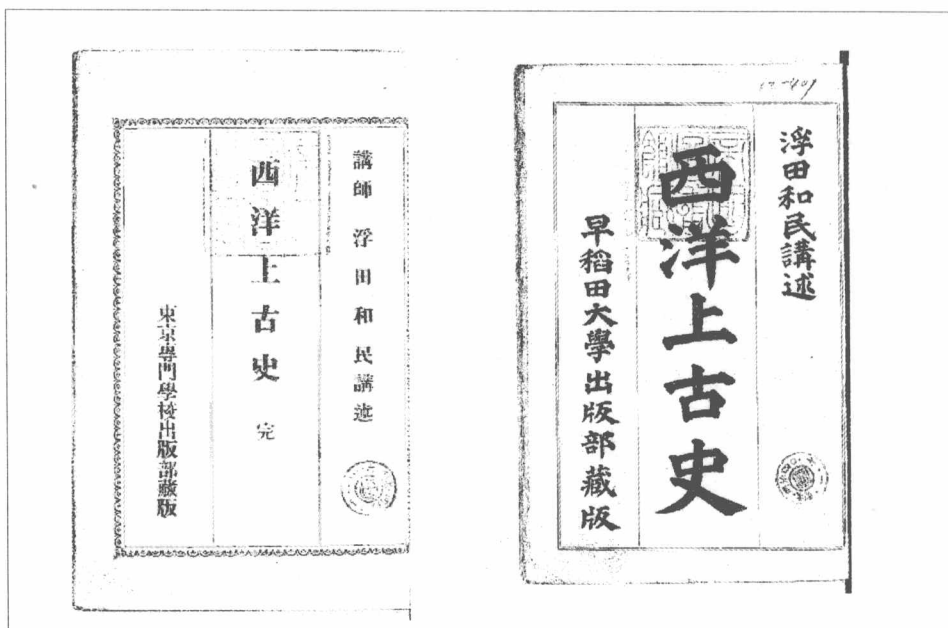
《新史學》封面、版權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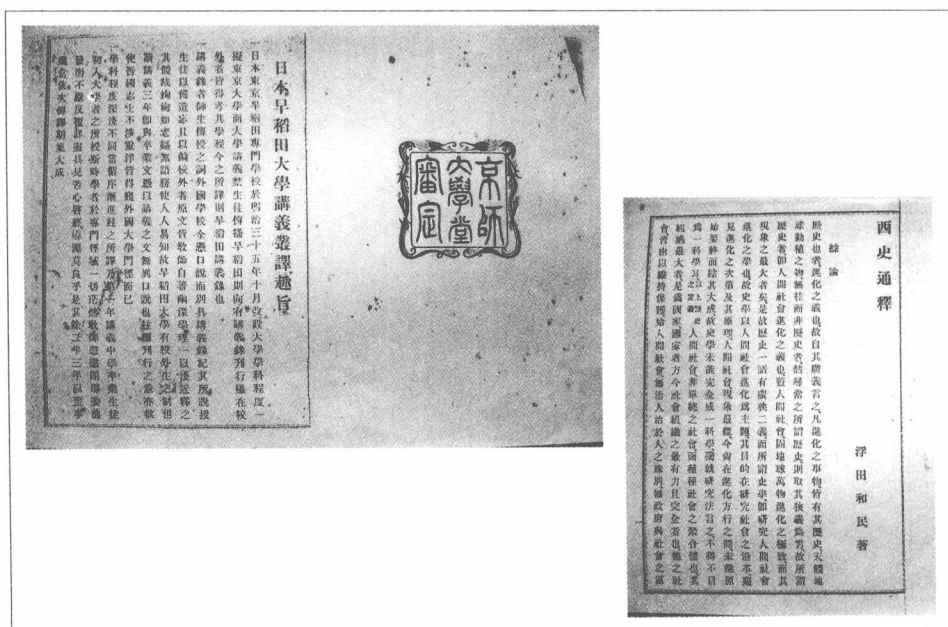
《史学原论》封面、版权页



《史学通论》封面、版权页



《西洋上古史》（日本国会图书馆藏）



《西史通释》译本

目 录

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——代序言	邬国义 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《史学通论》

讲述者 日本浮田和民

译 者 中国李浩生

第一章 历史之特质及范围	53
第二章 历史之定义	57
第三章 历史上之价值	61
第四章 历史与国家	67
第五章 历史与地理	75
第六章 历史与人种	85
第七章 历史上之大势	94
第八章 历史研究法	102

《新史学》

日本浮田和民 讲述

金匱侯士绾 译

第一章 质性及范围	117
第二章 定义及困难	120
第三章 价值	124
第四章 历史与国家	129
第五章 历史与地理	137
第六章 历史与人种	146
第七章 历史大势	152
第八章 历史研究法	160

《史学原论》

日本浮田和民 著

闽县刘崇杰 译

第一章 历史之特质及范围	175
第二章 史学之定义	178
第三章 历史上之价值	181
第四章 历史与国家之关系	185
第五章 历史与地理之关系	191
第六章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	200
第七章 历史上之大势	206
第八章 研究历史之法	214

《史学通论》

日本浮田和民 著

武陵罗大维刚父 译

史学通论序	227
第一章 历史之特质及范围	228
第二章 历史之定义	232
第三章 历史上之价值	236
第四章 历史与国家	240
第五章 历史与地理	246
第六章 历史与人种	256
第七章 历史上之大势	264
第八章 历史研究法	272

附 录 《西史通释·综论》

浮田和民 著

吴启孙 译

译西史通释序	283
西史通释	284



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

——代序言

一百多年前,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诸文,如他所标示的“史界革命”那样,其思想的穿透力与造成的震撼,无与伦比。然而,当1929年梁氏逝世不久,彬彬(徐彬)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,梁启超曾参合日本学者的著作,“梁氏最著名之《新史学》及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,多以日人所著为蓝本……此固传译介绍,不同剽窃,且独擅之文格,亦有润色之功能也”。^①可见盖棺仍难定论,或者说尚有探讨、深化的余地。不过,文中并没有明示梁氏蓝本所出,究难坐实此说,而梁本人也未谈及具体来源,这方面的情况又十分复杂,因此,关于梁启超与日本学术资源中介,包括与浮田和民《史学原论》等的关系,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。自然,这种研讨既不能浮泛而论,需要缜密的实证,同时也不能将其局限或仅归之于一书一人,而是要拓展视域,放大范围,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研判。

一 《史学原论》及诸种中译本

浮田和民(1859—1946)是日本著名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。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藩藩士之家。幼名栗田龟雄,早年在其家乡熊本洋学校学习,后入同志社英学校。1879年毕业后在《六和杂志》社任职。自明治十九年至三十年(1886—1897)一直在同志社担任教职。先任同志社政法学校讲师,期间于1892年至美国耶鲁大学留学,学习政治学与历史学,受到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熏陶和科学方法的训练。两年后归国,任同志社大学教授。1897年后,就任东京专门学校(早稻田大学的前身)讲师,讲授西洋史、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课程,次年聘为教授。先后历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、早稻田大学教授、图书馆馆长等职。期间长期担任大日本文明协会编集长(1909—1927)以及《太阳》杂志主笔,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,被视为英美派政治学的代表人物。其

^① 彬彬(徐彬):《梁启超》,原载《时报》1929年1月26日—28日,转引自夏晓虹编:《追忆梁启超》,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1997年,第18页。

一生著述甚丰,撰有《政治学史》、《政治原论》、《社会学讲义》、《政治道德论》、《伦理学讲义》、《新道德论》、《国民教育论》、《伦理的帝国主义》和《西洋上古史》(中译为《西史通释》)、《西洋中近世史》、《史学原论》等著作。^①译作有弗兰科·古德诺(Frank J. Goodnow)著《比较行政法》、高尔(G. D. H. Cole)著《产业自治论》等。

《史学原论》和《西洋上古史》等均是他为东京专门学校编写的教材。《史学原论》又名《史学通论》,是一部讲述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著述。全书约4万余字,计分8章,分述历史学的性质、范围、定义、价值,以及历史与国家、地理、人种等之关系,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。从日本国会图书馆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现存的几种日文本来,东京专门学校藏版的《史学原论》,封面署“讲师浮田和民讲述”;后来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的《史学原论》一种,署“浮田和民述”。另一种稍晚些的东京专门学校藏版的《史学通论》,封面署“浮田和民讲述”。^②可知当时尚是大学文学科的讲义,未正式公开出版,但已在社会上流传,被称为“讲义录本”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它与坪井九马三所著的《史学研究法》,在日本史学界均甚有影响。

关于此书著述与最初出版的时间,几种日文本均没有注明。杨鸿烈在其所著《史学通论》中,著录为“浮田和民《史学原论》,明治三十年(光绪二十三年)”^③,也即1897年。杨氏此说未出所据。但根据此书的有关内容,此说并不确切。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说法。如石川祯浩称两书“据认为同为1898年前后出版”,为“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第二期一年级讲义录”。^④因缺乏比较确凿的证据,故说得比较谨慎。有一种东京

① 关于浮田和民生平,参见烟山专太郎:《浮田先生略历》,早稻田大学史学会编纂:《浮田和民博士纪念》,东京六甲书房,1943年;《故浮田和民先生略历》,故浮田和民先生追怀录编纂委员会编:《浮田和民先生追怀录》,东京:故浮田和民先生追怀录编纂委员会,1948年;《浮田和民博士年谱钞》,早稻田大学校史资料室编:《浮田和民博士年谱和著作目录》,1966年。另,1941年出版的《早稻田政治经济学杂志》第78、79期合刊(浮田教授退職纪念号)也载有《浮田和民先生略历》。

②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有东京专门学校藏版的《史学原论》(计156页)两种,《史学通论》(计161页)一种;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东京专门学校藏版的《史学原论》(计156页)一种,早稻田大学出版部的《史学原论》(计142页)一种,及《史学通论》(计161页)一种,出版者不详。

③ 杨鸿烈:《史学通论》,商务印书馆,1939年,第26页。俞旦初也同此说,见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》,连载于《史学史研究》1982年第3、4期和1983年第2期。又见俞旦初:《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6年,第52页。

④ 参石川祯浩:《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》,称“二者内容基本相同,梁启超的翻译是依据《史学通论》(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第二期一年级讲义录)”。见狭间直树编:《梁启超·明治日本·西方—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1年,第108页。按国会图书馆所藏《史学原论》,一作“东京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第3回1年级讲义录”,一作“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第3回第1部讲义录”;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东京专门学校1901年3月版《史学原论》,则著录为“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第3回第1部讲义录”。

专门学校藏版的《史学原论》封面署“讲师浮田和民讲述”，似乎可说明其著述于1897年。但据笔者研读查核，发现此书第七章《历史上之大势》曾述及“例如北美合众国之因古巴岛事件而与西班牙构争”之事，这里所说“古巴岛事件”也即“缅因”号事件。1898年4月，美国以停泊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首府哈瓦那港巡洋舰“缅因”号被炸，正式向西班牙宣战，进攻西属殖民地，由此爆发了美西战争。后西班牙战败，于当年12月签订《巴黎条约》，美国夺取菲律宾、关岛和波多黎各等地，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，实际上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。由此可证，《史学原论》的著述必在1898年4月之后，书中还说到两国开战后欧洲、美洲诸国的不同态度，并称“客岁美西之战，美军征略菲律宾群岛，则泰西文明越美洲而达东洋”。^① 故该书著述出版当已在1899年。

《史学原论》与《史学通论》虽说在内容上大体相同，但将两书仔细对勘检核，其中也有不少差别。如《史学原论》第一章《历史之特质及范围》，一开头便将历史的意义分述为四：“第一 客观的意义”、“第二 主观的意义”、“第三 记录の意义”、“第四 史学の意义”。而后来《史学通论》第一章则改做“历史之意义有三”：“第一 客观的意义”、“第二 主观的意义”、“第三 通常の意义”。说明浮田和民曾作过若干修改，故两种文本有所不同。因此后来的几种中译本也因所据不同，就有《史学原论》与《史学通论》两种不同的名称和文本。如刘崇杰《史学原论》和侯士谔《新史学》译本用的是日文《史学原论》本，而李浩生和罗大维两种译本均采用《史学通论》之名及其文本。

20世纪初年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猛烈地批判封建旧史学，掀起了一股新史学思潮。在这股潮流中，浮田和民的《史学原论》也被介绍传入了中国。据俞旦初先生考证，“在1902—1903年之间，一些留日学生竞相翻译介绍，先后有六种译本之多”。这六种译本是：

(1)《新史学》，侯士谔译，上海文明书局代印，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（1903年1月）印刷，二十九年正月（1903年2月）发行；

(2)《史学通论》，李浩生译，上海作新社印刷，杭州合丛译书局发行，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（1903年2月17日）印刷，正月二十五日（1903年2月22日）发行；

(3)《史学通论》，罗大维译，上海作新社印刷，进化译社发行，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一日（1903年10月20日）印刷，九月五日（10月24日）出版；

① 见东京专门学校藏版日文《史学原论》，第114、117页；《史学通论》，第120页。日文原文作“昨岁以来，米西开战の結果，米军が比理賓群島を征略”云云。见《史学通论》李浩生译本，第77页；《史学原论》侯士谔译本《新史学》，第98、101页。又，刘崇杰《史学原论》译本，第62、64页，译作“数年前米西开战之结果，米军略菲律宾群岛”云云，则已据翻译之年而言。

(4)《史学原论》，刘崇杰译，闽学会出版，见于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(1903年2月12日)发行的《西力东侵史》附录“闽学会丛书”广告；

(5)《史学原论》，杨毓麟译，湖南编译社发行，见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(1903年2月)第4期《游学译编》所载新书广告，说明日间出书。

(6)《史学原论》，东新译社同人编译，见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(1902年11月)《游学译编》第1期所载译书预告。

俞文说：“到目前为止，前三种我已见到译本，后三种则仅见于广告。”^①并对它在当时新史学思潮中的地位 and 影响作了评价。应当说，俞文所据为实见之书及报刊所登广告，考察是很周详仔细的。因此，此后凡是谈到《史学原论》的著作和文章，如《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》、《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》、《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》等，几乎毫无例外地都采用了“六种译本”这一说法^②。

但是，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，也是需要纠正的。其原因在于俞先生看错了广告。据笔者查考，事实上并不存在第六种所谓的东新译社“同人译本”，其中第五、第六种《史学原论》，其实是同一种译本。俞文所提到的这两种《史学原论》，均见于湖南编译社发行的《游学译编》所刊广告。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(1902年11月)《游学译编》第1期，其封底所载“本社译书豫告”中云：“史学原论 浮田和民著 同人译”。此下又刊载“觉民社译书豫告”、“军事社译书豫告”，以及“普通学全书已译广告”，下署“东新译社告白”。按，这里“东新译社”的广告仅是介绍已译“普通学全书”。^③而前所说“本社”，则是指湖南编译社，“同人”也是指湖南编译社的同人，而非俞文所说的“东新译社”及其“同人”。^④再看俞文所举第五种杨毓麟译《史学原论》。1903年《游学译编》第3、第4期广告云：“史学原论 日本浮田和民著，长沙杨毓麟译”，称此书“现经杨君

① 俞旦初：《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》，第46—47页。

② 有的文章更不无夸大地说：“1903年，日人浮田和民的《史学原论》不知为什么突然在中国出版了至少六种译本，足见其对当时中国史学界影响之大。”罗志田：《乾嘉考据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》，《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》，广东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17页。

③ 原文作：“普通学全书已译广告 我国学界之幼稚，其原因虽不一，然不知普通学为病根之根。本社有慨于是，特将日本富山房最新最善之普通学全书开译，以供我国普通学教科书之用，有志教育国民者当必先睹为快也。东新译社告白。”据笔者所见，《游学译编》第1期有两种不同的版本，一种后面载有译书预告，一种没有，上海图书馆均有藏。

④ 这从《游学译编》第2期“湖南编译社已译待印广告”也可说明，它列举了一批书目，其中就有第1期“译书豫告”中家永丰吉著的《文明史》、塚越芳太郎著《新国民之资格》以及《各国独立史纪要》、《亡国惨状记》。此后《新国民之资格》正式出版，广告称“此书为塚越芳太郎所著”云云，并标明“洋装一册，定价二角。发行所 湖南编译社”。这就清楚地说明，上列诸书均为湖南编译社所译，因而同一“译书豫告”中浮田和民著、同人译的《史学原论》，显然也是湖南编译社所译，而非东新译社的译本。

译出,竭数月之力,始得成书,迥非率尔操觚者可比,有志史学者,不可不一读也。日间出书,全一册价洋六角。发行所 湖南编译局 代售处 广智书局”。^① 广告上载杨毓麟译的《史学原论》,由湖南编译社发行。据《游学译编》第1期“译员人名表”,其编译人员有周家树、陈润霖、周宏业、杨毓麟、范锐、曾鲲化、许直等人。因杨毓麟即是湖南编译社的成员,故《游学译编》第1期所说“同人”指的就是杨毓麟,二期所刊广告实际上是同一回事。^② 显然,俞旦初误将第1期同一版面上“本社译书豫告”与“东新译社告白”两个不同的广告混同起来,故错误地以为有东新译社“同人”译本。后人未加考察,遂以讹传讹。

如此,浮田和民《史学原论》的译本,三种已正式出版,加上仅见广告的两种,总共也就是五种译本。

那么,其余两种《史学原论》是否已正式出版了呢?这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。据笔者调查,刘崇杰所译的《史学原论》也是正式出版的。关于刘译本,除俞文提到的1903年初出版的日本斋藤阿具著、林长民译《西力东侵史》后附录的“闽学会丛书”广告外,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(1903年4月12日)出版的鸟居龙藏编辑、林楷青译《人种志》,同年八月十五日(10月15日)出版的北村三郎著、程树德译《印度史》,在封底所刊“闽学会丛书广告”“出版书目”中,也载有:“史学原论 闽县刘崇杰译 定价大洋贰角叁分”。在广告语中,称浮田和民为“日本史学大家”^③,对其作了很高的评价。又据顾燮光《译书经眼录》卷七云:“《史学原论》一卷 闽学会丛书洋装本一册,《北洋官报》汇编本,进化译社洋装本一册。”明确指出《史学原论》“闽学会丛书”洋装本1册,并记录了8章的具体内容,对其译本的不足之处也作了评论。指出该书“博引泰西学说,加以论断,盖泰西论史之书也。惟译自和文,悉用日本名词为美中不足耳。《北洋官报》加以注释,殊便观览。进化译社罗大维译本与此大同小异”。^④ 虽说闽学会广告称“译者文笔畅达,足达原书之旨”,但顾燮光对此仍有自己的看法,认为其译文“悉用日本名词”,是

① 见1903年1月13日、2月12日(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、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)《游学译编》第3、第4期所附“广告”。这一广告同时也载于1903年1月29日(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朔日)《湖北学生界》第1期,内容与此相同。

② 从另一方面说,《游学译编》第1期又有“东新译社已刊《中国文明发达史》广告”,后《中国文明发达史》于1903年5月出版,未附“东新译社编译普通学教科适用书目”,列举了《中国历史》、《中国地理》、《万国历史》至《图画学》、《英文学》等共计30种教科书目,其中也并没有“同人译”的《史学原论》,均可证。

③ 见1903年发行的“闽学会丛书”《西力东侵史》、《人种志》、《印度史》附录广告专页。此外,1903年4月24日《中外日报》“闽学会丛书出书广告”也载:“史学原论 二角三分。”

④ 顾燮光:《译书经眼录》卷7,1921年石印本。

“美中不足”之事。这就清楚地说明,刘崇杰译本已正式出版。从实物来说,据该书的版权页,此书发行所为闽学会,由中原印刷所印刷,印刷人为中原安太郎,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日(1903年2月7日)印刷,正月十五日(2月12日)发行。比李浩生《史学通论》译本的出版还要早些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译书经眼录》同时还列出了《北洋学报》汇编本。循着这一线索,经笔者查找,证实确有此种版本。此书系采用刘崇杰《史学原论》译本,自1904年1月起曾连续刊载于《北洋官报》第191、198、205、215、228、237、240、244、251、255期(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光绪三十年二月三十日),此后又汇编为一卷。《甲辰年(1904)学报汇编一百种子目》中,《史学原论》即为其中的一种。^①如《甲辰学报汇编提要》所说:“本局自甲辰正月,增辑学报,以辅助教科,保持国粹,时逾一载,积盈百种,兹分订五十册,俾承学之士,得窥全豹。”其中介绍说:“《史学原论》是书为闽学会丛书之一。书凡八章,于历史性质,融(念)[会]贯通。惟译自和文,少加删润,而摘词造句,悉就彼邦通称,不无遗憾。爰详为注释,以省读者脑力焉。仅有四章:一、历史之特质及其范围;二、史学之定义;三、历史上之价值;四、历史与国家之关系。以后四章,俟续登。”^②实际上并未刊载完毕。这一汇编本为线装本。于译本有较重的日文味,多沿日本名词,文字比较艰涩,因此《北洋官报》在刊登时,称为了方便中国的读者,对其中一些难懂的译名“详为注释,以省读者脑力”。顾燮光也说:“《北洋官报》加以注释,殊便观览。”说明在翻译之外还加以注释。但据笔者查对,实际上只是将刘崇杰译本加以删改节略,并无所谓注释,只能说是刘译本的删节本。但它曾在《北洋学报》连续刊登,后又汇编刊印,无疑也是《史学原论》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。

关于杨毓麟译本,如上所引1903年《游学译编》广告说:“是书为早稻田大学讲义,荟萃泰西名家学说而括之于区区小册子中,其义蕴之宏富,理论之精深,东邦早有定评,无烦赘述。吾国旧学界思想,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,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,研究历史者,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、发明体例二途,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。针膏肓而起废疾,必在于兹。”广告又称此书经杨毓麟竭数月之力译出,“日间出书,全一册价洋六角”,按其已出定价,似应已正式出版。但目前尚未发现这一译本。笔者虽经多方搜罗,也未见此本。因此,在未见到译本之前,还只能存疑待定。

根据以上所述,减去俞旦初误收的一种,《史学原论》至少有四种译本正式出版,杨毓麟译本一种待定。另外,新增《北洋学报》节略本一种也值得重视。又,后来杭州合

① 《北洋官报》第904册,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九日(1906年2月2日)。

② 北洋官报局编印:《北洋学报汇编》乙巳年(1905),第27册“科学丛录”二。

丛译书局还出版了李浩生译本与刘崇杰译本的合刊本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。据此,其译本仍有五六种之多。由此可见《史学原论》在当时中国出版传播的状况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。

二 《史学之界说》溯源

这一时期出现这么多的《史学原论》译本,与梁启超在1901—1902年之间提倡“史界革命”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据现有资料表明,梁启超是最早得读日文《史学原论》者之一。1899年秋他已看过此书(具体见后),并根据其中的内容撰写文章。此后他在1902年发表《新史学》,其中《史学之界说》,基本内容即是根据《史学原论》第一、二章等相关材料加以论述的。此年7月,章太炎在致梁启超书中,谈到自己有志于修《中国通史》,指出:“顷者东人为支那作史,简略无义,惟文明史尚有种界异闻,其余悉无关闾旨。要之彼国为此,略备教科,固不容以著述言也。其余《史学原论》及亚细亚、印度等史,或反于修史有益,已属蔡君鹤庾购求数种。”^①在《史学原论》汉译本出版之前,章太炎就托蔡元培购求,认为“于修史有益”。此时章氏刚从日本回国,说明他在日本时已读过此书。查此年正月章太炎东渡日本,二十一日(2月28日)至横滨,即暂寓梁启超所在的新民丛报社。在章氏《致吴君遂等书》中说到:“《丛报》已出二册,任公宗旨较前大异,学识日进,头头是道。”又说:“彼知事无可为,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。”函中还说到自己为广智书局删润译稿,“间作文字登《丛报》中”云云。^②而梁启超《新史学》正在此年2月《新民丛报》第1号起发表。故有理由认为,章氏得读《史学原论》,正是通过梁氏和新民丛报社的介绍。由此也可见梁启超及其周围的人对此书的评价及影响。

在戊戌变法之前,梁启超已对封建传统史学进行过批判,倡导“君史、民史之说”,批判中国旧史只不过“为一代之主作谱牒”。^③其早期的史学思想,主要与西方传教士及斯宾塞等思想影响有关。由于忙于政治活动,故这方面的论述没能展开。变法失败之后,梁启超东渡日本。由于政治上一时难于施展,故把主要精力投身于宣传与学术活动。在流亡日本期间,梁氏粗通日文,每日阅读日本报纸,如他自己所说“于日本政

① 《章太炎来简》,《新民丛报》第13号,1902年8月4日。

② 章太炎:《致吴君遂等书》(4)、(5),汤志钧编: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上册),中华书局,1979年,第130—131页。

③ 谭嗣同:《湘报后序》,蔡尚思、方行编:《谭嗣同全集》(增订本)下册,中华书局,1981年,第419页。梁启超:《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》,《饮冰室合集》文集之二,第60页。

界、学界之事，相习相忘，几于如己国然”。他在《三十自述》中回顾其思想状态说：“居日本东京者一年，稍能读东文，思想为之一变。”^①又谓“自居东以来，广搜日本书而读之，若行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，脑质为之改易，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”。^②通过日本的渠道，他接触了大量的西学新知，又阅读了不少世界史著作，使其知识结构经历了一次更新，学术视野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思想境界为之一变。1902年发表于《新民丛报》上的《东籍月旦》便是这方面的重要记录。^③

梁启超注意到浮田和民的《史学原论》并非偶然。他在所撰《东籍月旦》“历史”类中，便列有浮田所著《西洋上古史》，为专门学校讲义录本。文中称“浮田和民之作，尤为宏博”，指出此书虽然仅叙上古史，但是详尽地记载了“民族之变迁，社会之情状，政治之异同得失”，“其卷帙之浩繁，举诸家全史之著，无有能及之者”。认为希腊、罗马的文明，是近世全世界的文明所自出，“学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国之大原，固不可不注意于此。必如浮田此编，始稍足以饜吾济之求矣。有志政治学者尤不可不读也”^④。于此可见其对浮田著作的重视，他将目光注意到《史学原论》也就毫不奇怪。

关于梁启超得读《史学原论》的时间，也需要作些考察。笔者注意到，1899年9月他在《清议报》上发表《饮冰室自由书·英雄与时势》，其中说：

或云英雄造时势，或云时势造英雄，此二语皆名言也。为前之说者曰：
“英雄者，人间世之造物主也。人间世之大事业，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，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，殆无不可也。”故有路得，然后有新教；有哥仑布，然后有新洲；有华盛顿，然后有美国独立；有俾士麦，然后有德国联邦。为后之说者曰：“英雄者，乘时者也，非能造时者也。”人群之所渐渍、积累、旁薄、蕴蓄，既已持满而将发，于斯时也，自能孕育英雄，以承其乏。故英雄虽有利益及于人群，要不过以其所受于人群之利益而还付之耳。故使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纪，西人以耶稣纪年一百年为一世纪。而生于第十世纪，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；使十六世纪即无路得，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。其他之实例亦然，虽无歌白尼，地动之说终必行于世；虽无哥仑布，美洲新世界终必出现。

① 梁启超：《三十自述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文集之十一，第18页。

② 梁启超：《夏威夷游记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二十二，第186页。

③ 见《新民丛报》第9、11号，1902年6月6日、7月5日。

④ 梁启超：《东籍月旦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文集之四，第94页。